

一
鎧精舍甲部藁

一 鑑精舍甲部彙卷四

光澤何秋濤願船

攷夕勹若夤

乾九三夕勹若厲說文兩引皆不同骨部勹下云骨間黃汁也从骨易聲易曰夕惕若厲秋濤案惕當作勹此蓋言孟氏易惕爲勹所以明假借也厲亦當依夤下所引作夤轉寫者或依今本周易改之大徐見惕字與勹無涉則沾讀若字於易曰上遂令古字湮沈幸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皆云勹出古周易尙可訂今本說文之譌小徐繫傳無讀若字此楚金之勝於鼎臣也夕部夤下云敬惕也从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夤惕仍當

作勗寅爲寅敬之寅今皆借用寅字而寅之本義轉晦矣凡說文所稱易孟氏乃古文也當時通行之本或以今字改故書是以漢人引夕惕若厲無作夕惕若寅者職是故也漢時箋注家惟鄭君改讀正字而仍存故書自鄭易既亡此經古字遂不可攷如說文所載僅百中一二百段氏又欲改從今本而議惠定字從寅爲非其亦過矣

君子機義

屯六三君子幾不如舍往吝釋文云幾鄭作機云弩牙也從來不解此爻何以取象弩牙且鄭注不傳不知其義云何秋濤案六三爻辰在亥宿直奎奎爲武庫故取弩牙之象繫辭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鄭注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見左傳及禮記正義以彼注類推則知君子機云者謂君子於將往未往之際審慎而後行如弩牙之不輕發也繫辭以樞機屬言行此專言機義則專主行蓋樞能開闔故喻言機惟迅發故喻行互證益明注內言語當作言行曲禮安定辭注

一 金 卷 之 一 上 三
引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正義云彼爲言行鄭證經
辭無取於行故變文爲語此疏能駁注甚善近儒臧氏
鏞堂據注文語字遂云鄭本經文是言語今作言行爲
失其真小疋丁氏亦以爲然不知經文明著言出身加
民行發邇見遠非可棄行字專解言也若屯六三爻義
指行不指言而鄭注與繫辭同是則鄭本繫辭經文之
言行不誤灼然可知矣好以他書改本書實近世校讐
之通弊而此條尤有關於經義不可不辨

象敖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解

象敖舜弟名也見大戴禮記帝繫篇

記云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

敖孔搗約氏曰象爲人傲狠因以爲號案孔說非是通

考此篇上下文單名若鯀禹皆未嘗增字其二名者甚

顯則知象敖本二字名自是書傳誤解耳孔又曰劉景

升與袁譚書云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因此文

也案東漢去古未遠劉說有所受之必不單據此文克

知經典中凡單稱象者皆省文爾猶化益單言益也克

如克伐怨欲之克

論語集解引馬注云克好勝人也

諧如諧臣媚子之

諧言象敖好勝於舜而媚惑父母日以殺舜爲事也以

孝烝烝當繼句此句本漢讀以者舜以之也烝烝上進

之意言舜以善事父母化象敖使同進於孝也又治也

格姦雙聲字今轉爲扞格聲近而變又顛倒其文實一

義也言舜能使象敖進於治而不扞格也孔子曰質直

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說

文曰達行不相遇也遇則扞格

今俗呼相遇曰碰相扞格亦曰碰俁音蒲送切

此古之遺言

遠則不扞格爲天下者莫患乎不能化惡人而

有扞格之憂今舜處倫理難處之地而能化之不憂扞

格其於治天下裕如矣此四岳所以舉也帝曰我其試

哉者試其果能不扞格否也案格姦二字皆在戴氏古

轉語第一章扞說文大徐注侯旰切在戴氏轉語第四

章第四章與第一章爲同類互轉禮記學記則扞格而

不勝釋文曰扞格不入也注曰扞格堅不可入之貌案

扞說文云忤也从手干聲是扞當从干讀干在戴轉語

第一章是扞格本亦雙聲字也干从入一春秋傳曰入

者內弗受也从入一者言不宜入也故干有不相入之義格之本義爲木長貌引申爲堅強學記疏解扞格如此再引申爲強扞史記索隱解嚴家無格虜字如此它格字解爲拒者尤多格謂相拒捍者見荀子議兵篇注相拒而殺曰格見後漢書劉盆子傳注又公羊傳何注諸侯交格而戰者疏素問是謂內格注並云格拒也後漢書梁冀傳注引鮑宏塞經塞至五則格不得行謂之格五不得行與不相入同意也故曰扞格聲轉又爲閒介孟子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趙注以介然爲句孫奭音義云閒張如字案閒介雙聲字也然字當屬下讀閒介亦卽扞格之轉言山徑之塞而不得行者也故下云然用之而成路馬融長笛賦閒介無蹊李善注引孟子證之此

蓋漢經師相承舊讀邠卿始以介然爲句善注从之非也朱子始以介然屬下句人遂無知閒介之出孟子者矣錢竹汀曰王伯厚謂閒介出長笛賦是數典而忘其祖也扞格與閒介之轉易知扞格與格姦之轉難知故史記五帝本紀亦以至字換格字夫舜之所以稱孝者爲能與頑嚚克諧者處而化無弗行也若第曰不至於姦則語意反不明了矣

周禮故書今書讀如讀爲當爲之字攷

周禮用字最多奇古或謂其書出於劉歆歆嘗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以之入經其說殊不然攷鄭氏康成作周禮注所稱故書今書最詳賈公彥疏云劉向未校以前書在山巖石室爲古文劉向攷校後爲今文鄭注周禮時蓋據今文而亦間引故書以證明其義也然則中祕所藏子政所校古書炳然俱在非子駿所能私改甚明其故書之義有大異於今書者如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三曰嬪貢注云故書嬪作賓鄭司農云賓貢皮帛之屬案後鄭以嬪貢爲絲枲謂絲枲爲婦人所作故從嬪不從賓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注云故

書正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案正歲謂夏之建寅爲正十有二月建丑冰堅復厚故可入山斬冰若歲字向下卽是周之十二月冰未厚故後鄭依子春立義讀正歲爲句也均人公句用三日注云句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句者案古句句勻二字多通用內則句而見鄭讀均而見古文鈞作鉤說文鈞字他書作鈞故注引易爲證肆師之職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此又周漢人用字之異鄭特附著之其有功於經文小學良非淺尠然康成更

有於古今書之外發疑正讀者或譏其好改經字不知
古人治經必通其訓詁假借而後不以字妨經必依於
方言聲類而後不以經妨字二者得而經始明故有三
例焉曰讀如者擬其音也古無反語故爲比方之詞後
世言某音某切者仿此曰讀爲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
相近之字故爲變化之詞後世言某與某古字通用者
仿此曰當爲者定爲聲之誤字之誤而改其字也爲救
正之詞凡言讀爲者不以爲誤凡言當爲者直斥其誤
後世言形聲之誤者仿此是故蜡氏之蜡讀如狙萍氏
之萍讀如平輪人之眼讀如限鮑人之嚌讀如渥由此
可知古音之流變太宰之頒讀爲班脂人之胖讀爲版

鍾師之械讀爲陔壺涿氏之擗讀爲枯由此可知古字
之通借至若獸當爲獻音當爲望畏當爲威豆當爲羞
祝當爲注氣當爲穀龍當爲尨之屬則徑改其字而不
以爲嫌漢儒經注雖駁

闕

霆辨

霆之爲訓不一或以爲雷或以爲電而言雷者又分爲

數解有徑以霆爲雷者易劉瓛注也

見一切經音義所引

有以爲

雷之餘聲鈴鈴所以挺生萬物者許氏說文也有以爲

迅雷卒如火之爆者卽所謂霹靂此唐王冰素問注所

言本蒼頡篇爲說者也

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霆霹靂也霹靂卽霹靂

自漢晉

以來爲文字及訓詁者多用蒼頡篇之說子虛賦星流

霆擊東京賦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郭璞薛綜注皆以

霆爲霹靂史記正義以霆爲大雷漢書賈山傳注以爲

震雷劉向傳注以爲雷之急者義並相同然許氏所傳

當本孟氏易訓不以爲疾雷而以爲雷之餘聲者蓋烈

風迅雷非所以生養萬物知易傳所云之霆自取舒徐之意不可以俗解濶之也虞仲翔傳孟氏學其易注云雷震霆艮蓋義與許同雷震驚百里其聲大霆餘聲鈴鈴其聲小故取象於艮者震之反對也然艮之爲霆經無所見故王伯申尙書非之蜀才注繫辭則云霆疑爲電孔穎達正義本霆作電云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今參攷眾說知易之霆字本當訓爲電故別本作電左氏襄十四年傳畏之如雷霆釋文霆本亦作電卽其證也穀梁隱九年傳云電霆也此必相承古訓莊子天運篇吾驚之以雷霆釋文霆電也繫辭以雷霆與風雨對文風雨旣非一物雷霆豈得相濶惟訓

霆爲電則卦象文義均爲允愜矣然霆爲電之類相似而稍有不同開元占經引京房之說言霆最詳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故無雲而霆霆或爲火又曰霆或如聚火者其起而從從此人君將眾之象也霆或如交蛇光明者人君行明行直也又曰霆或中天而見者或正赤下至地而復上者或東西南北皆有者或正直而長光明者或正黃澤者或瞬瞬暉暉者或霧而霆者或天陰不雨但霆者攷其所言霆之形狀卽今俗所謂禾閃者也每歲春夏之交種禾後卽有此光至禾收時漸隱不見故名禾閃西洋人言北曉云北方空中常現之光其形如弓照曜外射漸升天頂向西而滅

亦其類也以此推之易釋文所引京氏注霆者雷之餘氣挺生萬物雷當是電字轉寫之誤京易多與孟易義異此亦一端禮記言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是霆乃有形之物當以京說爲長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電不晦日宣示光曜而已亦占經所引霆之光曜較電爲微故云電之餘

氣此京君明之義較諸家尤爲詳備者也若淮南兵略

訓云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蓋以霆爲電用穀

梁之說近儒注爾雅者多疑疾雷爲霆電句不當有電

字或以爲誤衍當刪臧玉林邵二雲或謂電當爲電宋

翔鳳或謂霆爲雷餘聲電爲陰陽激耀皆疾雷時所有

此洪氏今案爾雅所釋皆異名如以霆電爲疾雷時所

頤道說

有則非異名且與全經體例不合如以爲電則疾雷之訓言霆已明加電反贅霆電連文又爲不詞是數說者人多疑之不知此文當作疾雷爲霆霆電今本脫去一霆字又誤電爲覓故啟諸家之疑曰霆有雷電二訓爾雅並存其說猶釋鳥之窩周燕燕鴝當以一燕字屬上讀一燕字屬下讀卽其例也明乎此則爾雅可讀而羣經古義渙然益明矣

一
證
精
舍
甲
部
彙
卷
四
終

一 鑑精舍甲部彙卷五

光澤何秋濤願船

祁大夫字說

案呂覽原文及諸家之說不合觀則
不明晰今詳錄之以備參攷

呂氏春秋去私篇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
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
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
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閒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
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也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
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
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

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高誘注黃羊
晉大夫祁奚之字案呂氏所記與左傳情事頗異新序亦述此事半同左傳半同呂覽然皆不云字黃羊也故不引

呂氏春秋開春篇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
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賸祁奚曰吾聞
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
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
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
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
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
命吏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

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

哉高誘注祁奚高梁伯之子祁黃羊也

案祈祁古字通

寓藻少讀呂氏書熹先大夫表德納此懿稱足以補
杜注之闕而未達名字相應之誼藏之於心每覲通
人數典必及人之以文來告者發揮旁通爛然可軸
適祁縣重修書院成建大夫專祠於院中并幣聘吾
仲兄宋藻掌書院教司祀事寓藻聞之感祖德之永
長懼令聞之失墜也用編次眾作栞置祠中以備家
藥掌故云爾

案先大夫墓始見魏書地形志元和志云在祁縣東南七里今其地名榮仁祁

道光二十七年仲春月朔裔孫寓藻謹識

河間

苗

夔

先路

壽陽祁春浦侍郎丁酉視學江蘇戊戌出棚試諸生
題有晉大夫祁奚字黃羊解見呂氏春秋去私篇漢
涿郡高誘注是時夔隨棚裏校侍郎命作一篇因以
濫竽而黠筆曰案說文奚大腹也从奚得瞽之字十
有二獨於豕部獫下言生三月豚腹奚奚兒而佗从
奚者可類推也蠅水蟲也隸瞽部瞽頭與佗頭同大
徐曰曰象其腹故瞽部蠅蟲之大腹者當變从建首
字瞽瞽也蠅水蟲似蜥易長大皮可冒鼓詩鼉鼓逢
逢釋文沈音檀集韻收二十五寒亦作蟬呂氏春秋
古樂篇曰顓頊令鯀先爲樂昌蟬乃偃浸以其尾鼓
其腹其音英英在集韻十陽从央聲音央與倡鼈鼉

解皆从單聲說文單大也大腹之解引申於猋而旁
通於蠅是知蠅爲大腹解之樞紐而蠅爲水蟲解之
綾索因蠅而悟驛驛乃大腹之馬因蠅而悟蟬蟬亦
皆大腹兼能飛鳴之蟲也大夫名奚史記作侯大戴
記作猋猋待也腹大者行遲故曰待猋或作蹊蹊徑
也徑似羊腸故蹊从大腹之奚也奚屬人故亦作侯
借人以該物也凡此从豕从馬从虫从鼠从隹从鳥
从隹而皆不从羊名奚而字以羊也何居周禮職方
氏幽州澤藪曰猋養杜子春本作奚說文豸部無猋
大小徐二本引職方氏亦祇作奚養从羊聲兌爲澤
爲羊月令水澤腹堅澤可言腹而藪亦可以大腹之

奚名之歟列子天瑞篇莊子至樂篇俱有羊奚比乎
不筍之文釋文引司馬彪云羊奚艸名根似蕪菁然
則大根駭人有似羊之大腹奚奚然名奚而字以羊
也其以此歟百里奚五羊皮奚與羊涉古人已先之
矣或曰奚好五色羊裘旣曰五色何必黃此而字黃
羊也當更有說古人黃羊祀竈奚豈有此事歟然而
書缺有閒載籍無稽奚字黃羊當與氏曰羊舌號曰
五穀者同儔固不當以黑獺墨騾之例例之也何則
禮記緇衣引詩狐裘黃黃徐本作橫淮南子玉橫維
其西北之隅注橫猶光也說文黃从田艹聲艹古文
光古人名字多於雙聲疊韻得之黃與皇王音同義

借豈黃有廣義羊有祥義邪左氏傳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說文善吉也从詒从羊作譚篆文作善此與義美同意義美皆从羊而善乃詒羊也易積善之家必有所慶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羌亦建首字羊聲也今漢書慶亦有作羌者慶又與卿同雲五色爲慶慶雲卽卿雲也說文卿章也白虎通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宜富貴大吉祥蓋神明字義蟬聯通蛻而言之也大夫舉善縣延至今三千有餘歲方興未艾經言豈欺我哉

安邱王筠萊友

壬寅八月筠至澄懷園謁壽陽夫子夫子畱之數日

從容謂之曰晉祁大夫吾之遠祖也縣縣延延以至
於今士食舊德農服先疇恆居晉之故國未嘗徙而
之他者三千餘歲皆承君子之澤也顧大夫名奚說
文曰奚大腹也而何以字曰黃羊汝益爲我攷之乎
筠於是時第憶爾雅播羊黃腹一語而是播非奚未
敢以對退而攷說文从奚之字凡十二俟待也重文
作蹊蹊恥也重文作譙蹊革生鞮也雞知時畜也籀
文作鷄蹊脯也驛蹊馬也蹊小鼠也谿山瀆無所通
者蹊鹿蛸蛸也娛女隸也周禮天官多言奚皆娛之
省也凡皆徒聲無義者不具論惟蠅水蟲也隸黽部
案是部或水或陸或巨或細形甚不倫而同从黽者

則以龜腹大故諸大腹之物皆从之也龜又从奚聲
則其爲大腹可知也又豕部豨生三月豚腹豨豨兒
也則其从奚義也許君明言之而是豕非羊更無論
黃矣案羊以白爲常色故釋畜曰羊牡羴牝羴直謂
之羊郭注乃目之曰吳羊又曰今人便以羴爲白
黑羊名也若夫黑羊則爾雅早區別之曰夏羊牡羴
牝羴矣召南之羔羊鄭風之羔裘皆白羔也黑羔則
爲大裘天子郊天之服也古之言羊者不及他色況
乎黃羊祀竈見於他說殆亦薦紳先生所難言矣遂
又攷大腹之見經典者易說卦曰離於人也爲大腹
荀九家有爲牡牛然兌乃爲羊山海經曰丹熏之山

有耳鼠食之不豚郭注曰豚大腹也見埤蒼音采是則言大腹者亦不涉及羊也十一月再謁夫子具以告曰此義殆不可攷矣晉獻公時有羊舌大夫因埋羊一事而人稱之後遂爲子孫之氏族幸而其事傳於後世故人得知其所由也然則稱祁大夫爲黃羊或者本非其字而大夫有此事人遂以此目之而其事則未見載籍乎卽如樛里子黯布史記直以當時所稱者稱之不必盡舉其姓字或黃羊亦此類乎夫子曰夏官職方氏幽州澤藪曰獫養獫狁養從羊聲得毋其聲中有義乎且澤藪包羅富有含孕萬類魚龍之所潛躍草木之所蕃殖或有大腹之象乎

月令曰水澤腹堅則藪不亦可以腹言乎筠謹案說文不收獫狁部藪下言幽州奚養字正作奚特養不作羊耳知獫非脫文奚非殘字者許君所列九州之藪全述職方而大徐本甫田豳圖與今周禮本異小徐則同獨奚養則二徐不異也顧奚養之見羣書者鄭注職方曰獫養在長廣漢書地理志琅邪郡長廣縣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藪元和志萊州昌陽縣奚養澤在縣西北四十里寰宇記萊陽縣獫養澤地理志云長廣縣西有奚養澤長廣故城在今縣東五十里漢屬東萊郡是也凡皆能實其所在之地而不能言其命名之由則就藪之名義之不可

攷足證人之名義之不可攷矣蓋古地名多有不可
解者設本不可解則人無是語又何以名其地可知
古初本以爲常語也古語既變斯人不聞其義矣則
名字之不可攷者無乃類是竊嘗思春秋時人名與
字相比附者鄭公子發字子國商頌受小國是達
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依鄭箋說之則發
與國有合也齊闕止字子我古文我作𠂔勿勿者
古文𠂔也說文但收𠂔而不收勿勿然利之古文𠂔
从之而从物諸字則勿勿錯出是知其皆𠂔字也楚
公子圍娶於鄭請垂橐而入以示無弓則我从垂戈
不與止戈爲武有合乎

以上二事與
經義述聞異

此以字義推之

而得其仿佛者也吳子乘又名壽夢以須从爲葑蒺

藜爲蒺例之則壽夢而乘可以反切知之

經義述聞不及此事

以其非一名一字也

此以字音推之而得其仿佛者也獨至祁

大夫之名與字則義與音皆不足以推之而筠遂窮

於附會矣且夏時有車正奚仲則以奚爲名者古矣

而春秋時名奚者甚少成公二年左傳新築人仲叔

于奚杜注于奚守新築大夫元凱旣以于奚爲名則

仲叔其字也凡以伯仲叔季爲字者蓋有二端或冠

而字之不取表德直以第行呼之者或其初本取表

德乃不見於左氏傳及其老也用五十以伯仲之法

始見於傳今遂無由聞其本字者于奚乃字仲叔合

兩第爲一較之楚成大心字孫伯尤不可解也閔公
二年魯公子奚斯字子魚經義述聞曰奚讀曰鮭聲
近假借也斯語辭竊謂襄公十四年傳衛庚公差亦
字子魚孟子作庚公之斯斯卽是差則非語辭小雅
芻蕘箋云斯白也今俗云斯白之字作鮮似當云鮭
斯傳寫誤倒然則差者鮭之省斯者鮮之借故字子魚奚

讀曰鮭與鮮亦相中矣然必改奚之讀而後可通設
如本字說之亦終不可通也抑鮭字不見於經說文
亦不收則是古人無此語卽改奚之讀而亦未必可
通也或者奚斯與之斯同例奚之二字皆語辭如左
氏寺人惠牆伊戾服虔曰惠伊皆發聲孟子孟施舍

趙岐曰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是知語辭皆在名之上
以此爲例尙略可通也夫經義述聞於春秋人名字
爲之解詁獨至祁大夫則不能爲之說況以筠之鄙
陋何足以知之故次序前後問對之語並所攷之故
實以上於夫子以俟博訪通人如有能核其實者則
筠爲之執鞭所欣慕矣

道州何紹基子貞

壽陽尙書之遠祖爲晉祁大夫奚事見春秋內外傳
而皆不及其字高誘注呂氏春秋於去私篇祁黃羊
云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於開春篇云祁奚高梁伯之
子祁黃羊也兩注互證高氏所據必有甚確矣尙書

以周官職方氏幽州澤藪曰獫狁獫从奚聲獫从羊
聲疑其聲中有義有足與大夫名字相發明者案說
文引幽州藪正作奚養易說卦傳兌爲妾爲羊之羊
虞仲翔作羔云女使鄭康成本作陽謂養無家女行
賃炊爨兩家字異義同疑皆本作廝養字羔以字形
誤省陽者注其音而誤爲正文耳養从羊聲羊亦自
有養義孟子庠者養也庠从羊也說文訓奚爲大腹
其訓女隸之娛周官正作奚奚之爲女隸猶養之爲
女使兌於八卦爲澤奚養之義可會矣然欲以是證
祁大夫之名與字則有所難安以大夫字曰黃羊不
得略去黃字單執羊字爲說也務求其義則莫如爾

雅獐羊黃腹一語矣說文獐黃腹羊也爾雅此文當
獐字爲句羊黃腹爲句古从番之字約有二義曰大
也白也左傳獐其腹言其肥白也宰夫胾熊蹯不熟
獨熊掌言蹯亦言肥厚也易錫馬蕃庶書庶艸蕃廡
言壯盛也爾雅釋艸纂獐蒿據詩疏引陸璣云凡蒿
白色爲獐釋文引本艸注云此蒿粗於青蒿是兼白
與大二義也釋蟲蟠鼠負說文蟠鼠婦也據詩疏引
陸璣云伊威一名鼠婦似白魚蓋其形博而且白名
以婦者亦取大腹義也羊之肥白者曰獐其腹多黃
以理推之黃爲中央土色凡物之肥大者其腹必多
黃故黃亦有大義羊而黃腹曰黃羊猶人而黃髮曰

黃者也說文奚从大綏省聲綏籀文系字系者繫也
凡可繫牽之物而大腹者皆可稱奚茲獨有取於羊
羊者祥也善也肇錫嘉名之意也又莊子至樂篇羊
奚比乎不簞釋文引司馬云羊奚艸名根似蕪菁然
則大根駭人有似羊之大腹奚奚然故有是名矣名
奚而字黃羊非此之謂邪奚斯字子魚百里奚飯牛
而牛肥疑因飯牛而稱奚故左傳止稱百里皆名奚
字黃羊之左證至大夫之名大戴記作僕史記作僕
迢寫增易無足爲據郭氏於繡羊黃腹下注云腹下
黃至爲簡當近日邵氏郝氏乃俱以後世所謂黃羊
狀如羊小小者當之初不思此句上下文皆不及羊

之別種也因爾雅而得大夫名字相因之義又因名
奚字黃羊而悟爾雅之義謹質之尙書以爲有當否

嘉定陳璩小蓮

太歲戊戌吾師壽陽夫子以祁奚字黃羊解試諸生
璩曾有鄉壁坵會之說未經呈閱越七年乙巳謁夫
子於京邸出王萊友何子貞兩家之作見示引證處
閒有與拙說暗合者因檢舊作點竄一二坵書冊尾
曰祁奚之字黃羊見呂覽去私篇注案高注呂書頗
多異誼如御鼓也量行也神御也兩技也扣持也又
朱襄爲炎帝別號少皞爲帝嚳之子摯兄也神農爲
少典之子赤帝也之類俱不見於雅詁傳注之書若

笑字黃羊則嘗取周禮職方氏澤藪曰獫狁以證之
杜子春讀獫爲笑說文亦作笑又列子天瑞莊子至
樂俱有羊笑比乎不筍之文羊笑艸名倒文卽笑羊
養取羊聲豈澤藪多羊笑艸而以倒文名其藪爲獫
養歟又晉大夫羊舌氏之族有陽處父而夷羊五亦
作陽疑五卽處父之族或晉之方音夷羊連屬故曰
夷羊夷笑音亦相近也然無他證竊嘗謂笑聲近鯀
廣韻鯀有苦圭戶佳古攜三切音皆近笑笑又作僂
百里奚管子作僂衛彪僂呂覽作笑是笑僂爲孳乳
字而僂又讀若雞見淮南本經僂人之子女注是笑
卽雞也名笑字黃羊取於物之同類也又案笑斯馬

名赭白馬賦注云馬卽飛兔奚斯是也以奚之取義
於馬而字羊義尤顯著卽晉大夫卻豹字叔虎見晉
語注羊舌虎字叔鯨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之例又說
文奚大腹也从大从緜省聲緜則其聲大則其義美
从羊从大徐鼎臣謂羊大則美奚羊皆以大爲義亦
足以爲奚字黃羊之誼顧名奚字羊似矣何以必曰
黃羊曰此疊韻之例也近儒錢氏謂古人名字多取
雙聲疊韻羊爲土畜又爲土木之母中央土其色黃
羊以黃爲尙名奚字羊又取物土之宜疊其韻以足
其文曰黃羊

黃與皇王同音義亦當爲大凡从黃得聲之字如堯

典光被四表光爲廣之假借西都賦橫被六合皆廣遠之義皆與大義相近琢并記

壽陽尙書以祁大夫字說示秋濤命綴所聞於後秋濤自顧學譎識陋何足以知古誼而惟夙有志於聲音故訓之學每得一義恆思究其源流畜疑於中不求裁正非爲學之道也用是不敢辭謹案苗先路王萊友何子貞陳小蓮諸先生之說網羅剔抉蓋無遺義何能復贊一語竊就臆見所及引申其未竟之緒襍以輶會之言釐爲三篇具書如右謹以獻於大君子之前惟不棄而辱教誨之感甚幸甚丁未正月二十九日

古名字多相應而祁大夫之字獨與其名不相比埒是

非以假借轉注之義推之不可蓋奚之義爲大腹而羊與養通養有長義夏小正時有養曰傳曰養長也此言養爲養之假借而長與大義近斯奚與羊可相爲訓之一證矣然則艸有羊奚藪有奚養果皆取義於長大歟曰凡物大者必美美然後可養故大腹者固有養義易離爲大腹頤象大離則義取於養大服類於孕字而字卽有愛養之義公羊傳注炊稟者爲養鄭氏易注兌爲陽謂養無家女行賃炊爨陽與羊通是皆取其能養人而命之也而娛訓女隸通作奚所掌者亦養人之事是則奚與羊並有養義矣艸之大根若蕪菁者其爲物必良藪之以富得民者其利賴尤廣此必不專取大義而

遺養義可知也且物之異於恆者始常相驚而終益於用說文云芋太葉根實駭人故謂之芋也近儒段氏亦云荷蓋大葉駭人故謂之荷然則芋取義於吁說文吁驚也

荷取義於何羊奚取義於奚皆以其大而駭之因以爲

驚辭疑辭

案于亦大也春秋傳仲叔于奚疑仲叔是其名字並稱皆先字後名也此可證名奚者多从大義又

說文奚部云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爲牛馬是羊亦所以驚物者此又可證實則蹲羊奚同義古人深於詁訓隨舉一端皆可旁通

鷓扶渠之屬其所資至博亦足見大之與養義固相成矣二字同義則可分可合故艸名羊奚藪名奚養顛倒而意不異名奚字羊觀乎此而可得其解矣然而謂之黃羊者何也蓋黃从古文光聲光者枕也尙書光被四

表後漢書馮異傳引作橫被則黃之訓與大近黃爲中
央之色鄭注禮記郊特牲王弼注易得黃金用黃牛皆
訓黃爲中白虎通義謂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則黃
之訓與養近且道家以中黃斥人身之中其說近古當
有所本廣雅云腸詳也詳羊音近義通此又與大腹之
義有相合者易鼎黃目虞仲翔注離爲黃安知不由大
腹之義推之歟則言黃之故亦約略可得矣或曰呂覽
缶醢黃螭高誘注黃美也詩種之黃茂傳以黃爲嘉穀
嘉亦美也古人字多冠以子子者男子美稱黃之爲美
義與子同其亦肇錫嘉名之意故羊之上冠以黃歟是
說也旁無它證則亦未敢以爲信云

案缶醢黃螭蓋亦大腹能養物之義

養與美皆从
羊義通也

凡名字不可解者多由古人語異至或取於地以爲名
則不得其解者恆十九晉續鞠居之名傳青主以問閭
潛邱潛邱以鞠居爲地名青主謂晉人何取它國之地
爲名潛邱曰有風俗通之說在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
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
也青主不覺笑然則地名之難攷可知已今案祁大夫
之名字質以地志則似藪名之說較確蓋奚養之藪其
旁地本有黃名也攷漢書地理志琅邪郡長廣有萊山
萊王祠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藪元和志
曰奚養澤在萊州昌陽縣西北四十里今則爲登州府

萊陽縣地太平寰宇記謂長廣故城在萊陽縣東五十里說甚確而以爲漢屬東萊郡則誤然此地爲琅邪郡之東北境實與東萊之黃縣密邇地理志東萊郡黃有萊山松林萊君祠莽曰意母元和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今爲登州府黃縣地案今黃縣與萊陽相去僅百餘里百奚養在萊陽縣故長廣城之西正居黃縣故黃城之南相距尤爲至近度古之藪澤廣大類數百里黃城必與其藪相接漢志自省文不言百卽謂漢時藪澤已小而周時地廣亦無不可楚之雲夢廣八九百里而其後僅爲小小澤浸爲陵谷遷變水漸涸而民田其間故也今鉅野縣爲故大野澤地

任縣等處爲故大陸澤地土率肥沃秦時飛輓起於琅
邪黃陞則黃地饒芻粟可知正由古昔爲藪是以地較
肥饒奚養與黃本在一地此亦可證且黃有萊山松林
而長廣亦有萊山萊山爲齊八祀之一必非異地同名
者可比蓋一山互二縣也又黃有萊君祠長廣亦有萊
王祠其必萊之遺民追念萊先君之德而爲之然惟黃
爲萊故都長廣有近都藪澤爲萊君所嘗游觀故咸有
是祠它縣不得同也此皆堅證況先秦地名多因古昔
黃必萊都之舊名地既與奚養相近則名亦可以相假
觀晉之祁邑有謂以昭餘祁得名者可以類推

案黃與長廣當

是漢人分隸郡國時始割屬青徐二州古必不爾

或曰然則奚養之旁地何以

名黃祁大夫何以不名黃字奚羊而故錯綜其文令人
疑蓋亦有說以處此乎曰有案左傳夷羊五晉語作夷
陽午奚養音義與夷陽近夷陽與夷夷近廣雅塹蹊阬遠道也
蹊或作奚徑也奚與奚通祁大夫之名大戴記所載正
作奚字阬或作蹊亦通作亢釋名曰鹿兔之迹曰亢太
玄經見豕在堂狗繫之迹范望注云迹迹也張衡西京
賦迹杜蹊塞薛綜注云迹道也左傳以塞夷夷杜注夷
庚吳晉往來之要道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庚
與迹古亦同聲塹之言互徑之言經迹之言杭皆橫度
之名也漢書大橫庚庚服虔注云庚庚橫貌義與迹同
以上參用王氏疏證之說晉吳二國之要道名夷庚以橫度得名然

則凡地勢之橫者皆可得此名奚養澤地屬長廣奚有
廣義養有長義縣名與澤名相應蓋取於澤以命之此
澤紀於禹貢曰海濱在殷曰海隅在春秋時曰申池

此條

秋濤別有攷一篇茲不具載

禹貢之海濱以緣海爲名胡朏明謂海

濱廣斥當通登萊二府瀕海八九百里可以煮鹽之壤
皆是蓋以斥爲限也其曰廣斥者登萊地斗入海中其
形橫長奚養之藪其形當亦橫長地勢東西曰廣亦曰
橫長廣有鹽官正廣斥故壤其名廣宜也黃則橫之假
借其地名黃亦猶之名廣百竊謂夷庚夷陽夷羊奚養
俱一聲互轉黃羊猶言橫庚名蹊字橫庚亦名字相應
無可疑者古人字少一音常兼數義固不必因彼而病

此也

祁大夫之字秋濤嘗兩爲之說矣類因其音之相近而推究之惟古人音中含義音同而義殊者恆多矣於異之中復得其同斯發揮旁通乃可比類以盡其奧爰攷說文黃部鞋字似可通於奚者因復爲之說曰廣雅鞋黃也說文鞋鮮明黃也从黃圭聲又云鞋黃華也从艸鞋聲鞋从鞋與鞋同義說文第舉形聲以包會意後漢書馬融傳曰韞屨鞋榮鞋或作鞋白圭名丹王伯申先生以圭爲鞋之假借案鞋从圭聲有胡卦戶圭二切圭與奚攷之三百篇古音並同部从奚之字鞣玉篇廣韻亦作鞋說文韞韞二字音訓並近疑本一物以葳貉之

地異其名百廣雅曹憲音云朕今人作鯪字如此淮南
子注鯪讀侯徑之侯也水經橫水注雞水卽桂水也雞
桂聲相近合觀諸說知奚黈可通又黈爲鮮明黃其義
亦取於音方言廣雅並云炷明也是圭有明義也黃而
鮮明黃之美者也故字曰黃羊羊猶美也羊舌大夫之
長子名赤字伯華與孔氏之門公西子同名字說者謂
其取於采色祁大夫之名奚字黃或亦此意且羊與揚
通說文紺下有帛深青揚赤色之說蓋以色之浮於表
者爲揚也騾下云黃馬發白色騏下云馬頭有發赤色
者發揚義並同今俗猶有此語或黃羊卽黃揚則更與
鮮明之義合矣又玉部璫下云金之美者从玉湯聲湯

从易與羊音近故亦有美義金美必黃色鮮明其理亦互相備是亦一旁證也總之去古既遠書缺有閒嘗試以音求之羊在戴氏古轉語第三章矣黃並在第四章奚羊反語則成黃字儻以壽夢爲乖邾婁爲鄒之例言之則無不可知者今以疊韻爲字或亦卽其音之似而取之今人失其傳歟謹依鄭君注經改讀以就詁訓之例理而通之並具所疑以俟知者

書後

蘼說文訓爲黃華當卽爾雅釋艸之權黃華蓋圭權一聲之轉郭注今謂牛芸艸爲黃華華黃葉似苜蓿說文芸下亦云似目宿芸與權亦一聲之轉然則蘼也權也

芸也一物也釋木又云權黃英郭注未詳說文以權爲黃華木玉篇以爲黃英木考釋艸又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是英華當分屬艸木特以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故爾雅之訓互易說文旣正其名以木爲黃華則薤下宜曰黃英作華者傳寫之誤也英从英聲集韻十陽所收乃古音之僅存者與羊同音廣雅釋詁訓英爲美又與羊同義英羊之可通明甚若是則祁大夫蓋名薤字黃英於爾雅說文胥有合矣昔王伯申先生嘗謂五色之別見於物名者可比例而得之因舉黃色之名謂若權蠟皆是今攷而知若圭若竅皆可爲黃色之別名儻亦雅訓之幸而未泯者歟書前說旣

畢復思得此並識之以質大雅秋濤又記

明數篇

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从一 弋古文一 三數名天地人之道也於文二耦二爲三成數也依段本 凡三之屬皆从三 弌古文三 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凡八之屬皆从八 十數之具也 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凡十之屬皆从十 廿二十并也古文省 卅三十并也古文省凡卅之屬皆从卅 二地之數也从耦一凡二之屬皆从二 弌古文二 四陰數也象四方之形凡四之屬皆从四 𠄎古文四如此 三籀文四 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凡五之屬皆从五 𠄎古文五如此 六易

之數陰變於六正於八从入从八八六之屬皆从六
七陽之正也从一微陰从中哀出凡七之屬皆从七
九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凡九之屬皆从九
春秋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
數宜居象之後然制字之義則莫先於一孽乳曰蕃皆
从是始故說文首一今爲述其義焉一許不言形二則
曰从耦一三則曰於文一耦二爲三皆指事字四之籀
文作三觀禮鄭注曰四當爲三書作三四字或皆積畫
由此誤以上皆鄭注以此知積畫之本於古文也然則弌式
弌何以爲古文段氏曰蓋所謂卽古文而異者當謂之
古文奇字是也或曰弌从弋聲弌弌皆从弋何說也秋

濤謂古文當以弋爲建首以式式从之或謂結繩之代以弋紀數故製字有取於弋說亦近是自四以下或以陰數陽數五行釋之而八併不言數者何也象在數前道又在象前不究夫陰陽五行之原不可以言道是以製字聖人謹之許君釋以陰陽五行云者重道也示以象陰陽之形者昭象也或曰然則一二三三三以積畫指事而四以下獨否將於六書之義何居曰旣釋以象與道斯積畫之義未嘗不寓於其中此不假說而自明者是以許不復及焉觀於古文五作又可悟矣又固象陰陽交午之形然其畫實有五位焉自小篆益之以二以象天地設位其指示之意亦爲明切而終不若古文

之尤質

五行所以生萬物盈天地間皆道此加二之意

蓋其始作又

有中央及四隅凡五位亦積畫也從而卅之以示交午之義足見五行皆寓陰陽之道也其曰五行者釋五位也曰交午者釋互卅注之形也木主春爲陽之初火主夏爲陽之盛金主秋爲陰之初水主冬爲陰之盛土則得陰陽之中氣而爰稼穡以生人是陰陽交而五位分乃自然之理矣由是推之則知積畫與列位皆可以辨數也然則四之篆文作四古文作𠄎者與籀文積畫亦無異也鐘鼎文三或直豎而卅字从之亦列位也取便書契故聯𠄎之以爲𠄎篆文又從而推廣之曰象四分之形者四从口口象四方說苑云發於一成於二備於

三周於四是四象四位之形也八陽數奇不可分陰數耦可分故陰數皆言分也六之从入从八何也入有退義易之陰數變者謂之六不變者謂之八鄭注乾鑿度曰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息也陰靜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變八之六正與从入八合示陰之變於六也七爲陽之正而釋以从一何也一陽之始也象微陰从从裏出也裏出卽中有斜豎一爲地言从地出也八別也同聲爲訓而不言數何也以八建首从入之字皆取別義而不取數義故略之也陰耦可分至八而箸以其爲陰之盛也故象分別相背之形不言陰之正者以六七九下已詳可隅反也九爲陽之變不从一者乙

亦一也以其屈曲究盡而不言爾漢書律厯志曰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數極爲十故曰一爲東西一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四方中央五之義也於數倍五爲十於文側五爲十不言者義可知也二十併爲廿三十併爲卅四十併爲卌皆取便書契而省之亦足見一之同一二之同三之同四之同古文列位以紀數與積畫以紀數同也戴氏六書故每字分隸六書至四以下則疑而蓋闕且指說文爲附會穿鑿是未思其理矣

釋祔

案古人布算之制經無顯證說文示部祔字下云明視以算之也此當卽古算字篆文象縱橫布算之形也或以从二祔爲疑然許云明視以算之視與示同固已解从示之義矣古聖之字形聲多兼會意會意亦多兼形聲許君則多第舉其一引而不發所謂書不盡言也此卽以會意兼形聲者也若不以象布算形爲解則示部字皆主鬼神祭祀之義何獨祔字當解爲明視以算之歟梅定九古算器攷引揲著以證古壽算又引乾鑿度臥算立算之說以證古有橫直相錯之法而攷之儀禮鄉射大射有數獲之位禮記投壺卒投諸數鄭氏亦引

射禮以注之鄉射禮第二次射畢數獲釋獲者東面於

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

則縮而委之

鄭注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

凌氏曰釋獲者東面故東西爲從

之鄭注易

案此謂每滿十雙則下一籌其籌皆東西直

列也禮又云有餘純則橫於下

鄭注又異之也自近爲下禮記投壺正義曰有

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

十純之西南北置之案其人東面故鄭注自近爲下孔

爲橫於西案此謂有餘數成雙而不滿十雙者則下籌

於十雙之籌之旁變而南北橫列也禮又云一算爲奇

鄭注曰又從之投壺正義云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

案此謂餘

數惟有一算則下籌於旁又變而東西直列也至數左

獲則異於右獲然其異者不過右則一一取諸地而實

於左手左則一一取諸左手而委於地直至其滿十純則縮而委有餘純則橫於下奇又縮諸純下其法皆同大射儀數獲亦然總不外夫先直列次橫列又次復直列凡皆直橫遞用之法而已凌次仲先生謂此蓋古九數布籌列位之本法凡算皆用之不獨射禮數獲也故既夕禮云讀書釋算則坐鄭注必釋算者榮其多然則數多皆釋算可知也元郭若思授時術草乘除之位正如此惟其位平列爲少異耳愚案釋算之法聖人遺制本理之自然故後世莫不遵用揚子雲曰一縱一橫論者莫當亦謂言之詳明若釋算者之計數爾韓昌黎文云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句內三儀禮之制自上而下郭氏之法自

左而右今西人筆算籌算亦皆自左而右梅定九先生
皆改爲自上而下籌算西人本直列梅氏改爲橫列然
西之直列者橫用梅之橫列者直用
則與筆算之改是與古制闇合梅氏自謂西人之字旁
橫爲直一而已是與古制闇合梅氏自謂西人之字旁
行故利於橫列今中國之字直下故宜於直布是先生
於酌取西法之中寓復古之意固於文字中悟之今案
祿字縱橫之形亦是直布知文字中卽已明有算位而
列位之說可無疑矣又案春秋傳史趙曰亥有二首六
身下二如身是其曰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
百有六旬也杜氏注謂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秋濤案
杜說非也如其說則止得二六之數謂二萬六千可矣
六百六旬將何以明視而算之今案此數直布當爲二

六六六史趙故爲屢語故假亥字言之二首六身則上
二下六是一萬六千也然六旬六百之數未著而亥字
之畫已窮故下云下三如身謂於亥字之下更著二數
皆如其身謂二六也合言則爲二六六六而曰數明矣
杜氏不此之解而指爲二豎豎置身旁致林堯叟解爲
改字或且謂如今市井馬子無論其言不雅卽其數又
安得合哉今故爲攷證如右以此愈徵古算位皆自上
而下而文字之中卽寓紀數之法也然杜氏豎置身旁
之說已啟平列算位之漸是知古制至晉代已漸改易
而復古轉在今代矣案梅氏引諸家解亥有二首六身
謂亥字三六爲身如竿之六蓋橫
一當五又豎一於橫一之下則爲六又云豎二竿爲二
萬又並三六爲六千六百六旬四位平列與歷草同云

云秋濤案如此則史趙當云亥以三六爲身不當僅言
六身矣六身明指六畫諸家說雖巧然於文義未安故
不敢從也

釋三

或問說文列三部云凡三之屬皆从三今三部無屬古
字豈有从三者乎曰有之彡卽三也凡从彡之字皆从
三之字也古鐘鼎文四作三有斜而作𠂔者有曲而作
𠂔者筆迹小異其實一字三蘇甘切彡所銜切皆在段
氏古音第八部又皆在戴氏轉語第十六章瞢同韻同
形又同特唐人分韻別之定爲一字復何疑焉或曰然
則从彡之字皆取文飾何也曰國語云獸三爲羣人三
爲眾女三爲粲三數之盛也因而凡物之盛皆取其義
凡飾之盛亦皆从其義焉彡字一曰盛服段茂堂曰彡
本訓稠髮凡彡瞢字多爲濃
重孟子被衽衣衽衣亦當爲盛服案段知彡之爲盛飾
不知其義出於彡彡之爲盛義又出於三古人字少凡

義皆由引申而生若此之類然則多三何以分二部曰猶可卽聲音以知其訓詁也此人儿大方自白首百分部之例也然則多之下曷爲不言曰多之部中字皆以文飾爲義故許不言如入之部以別爲訓豈八非數邪所重不在是也說苑曰備於三又三者終也數之極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易序卦曰賁者飾也致飾然後言則盡矣此三多同字之義也吾向謂指事象形多同以今觀之猶信多部之字固皆从三得義矣卽以多得聲之字亦彭彭盛也有从三得義者如彭字許訓鼓聲而廣雅釋訓曰也是也

書李松石音鑑後

松石於守溫三十六母併改爲三十三而又各分陰平陽平其中有古分而松石合之者則徹穿合爲春審禪合爲水是也又有古合而松石分之者則明分爲滿眠透分爲天陶溪分爲溪空清分爲清翠來分爲連蠻滂分爲颺盤是也有合三母爲一者則非敷奉之爲粉是也有合四母爲一者則知澄照狀之爲申是也有合四母爲一而又分爲二者則疑影喻微之爲堯爲鷗是也有合二爲一而仍分爲二者則泥娘之爲嫩鳥曉匣之爲紅黠見郡之爲驚箇心邪之爲松仙是也有古分二母松石亦分二母而移易其部居者則端之爲對定之

爲蝶幫之爲博並之爲便精之爲酒精與從之爲醉是也此外惟然母與古曰母同耳或曰言字母者與其紛更其次不如剖析其微邵子之四十八母李文貞謂卽三十六母而均其清濁故知字母以二十四爲正兩之則四十八或奇或耦則三十六省其四則三十二併三十六而使之皆奇則二十一或又併其一則爲二十由四十八而增之則爲五十二減之則爲四十二今松石之制爲三十三兩之則六十六且其合併古紐過多尤有未得其平者不亦愼歟余曰否否松石固囿於方音而然也大都爲翻切之學者將以正其方音而其實終不能外夫方音是故沈氏四聲之說古今用之而邵子

分八音章繡分七音則鮮知者以方音多不具故也今
松石祇分五聲謂上去入無陰陽說與馬槃什等音之
論合皆其方音不備故不用七音八音之說爾豈惟是
哉南音以溪郡爲耦透定爲耦徹澄爲耦清從心邪穿
狀審禪影喻曉匣敷奉各爲耦此李文貞所論也今南音又
有以非敷爲耦北音則以見溪爲耦端定爲耦知澄爲
奉微爲耦者耦幫並爲耦精從爲耦照狀爲耦影曉爲耦喻匣爲耦
非奉爲耦與南音絕相逕庭所同者第心邪審禪二音
耳則文貞之言又非定論矣劉鑑等韻切音指南十六
音也但對讀之自明今松石亦自用其北音併合古

紐之中自分陰陽是凡陰陽之音舉當併爲一母如審禪之併爲一如曰紐之不分可也若明來二紐以南北音讀之皆含陰陽溪清滂之屬南音本立二母北則併之其音亦各含陰陽是皆第當分爲二以松石之法論之不分可也又如心邪曉匣見郡端定幫並精從之類皆已分爲二無可復分今松石於不必分者分之於已分者仍分之於其中復各分陰陽焉竝一紐固可四分之歟曰非也案松石於一紐中別分粗音細音而列爲二其他尙有粗細不分者究其所謂粗細者如滿紐之門與眠紐之民古本分魂眞二韻滿紐之毛與眠紐之苗古本分豪蕭二韻是其所謂粗細者卽古人重聲輕

聲之別至審其音之所由出則喉舌唇齒之位滿與眠
仍未嘗少異也松石於廣韻五十七部此專指上平而言併爲
二十二而反於字母中析之徒使學者眩轉心目實則
疊牀架屋可已不已彼譏華嚴字母之多複沓吾謂松
石字母之複沓更甚蓋聲之粗細宜分韻而不宜分母
者也如松石之說將謂眞文魂痕可歸一韻蕭霄肴豪
可合一音乎音韻之未析而欲以是概天下人之口耳
斯誤矣若其併古四紐三紐爲一是亦囿於一隅而不
及古音之全者存而不論可也

又書音鑑後

松石分紐之失其咎在不能分韻余既辨之既又觀其分韻之說謂分歌爲二麻爲三所以備北之方音分庚庚爲二所以備南之方音至江陽之合則以方音無可區別故不拘韻書之例是其分韻亦欲兼收方音也然欲備方音而不知求諸廣韻則未可爲備今案其分歌爲二而二韻之字皆重見分麻爲三而三部之文多複出彼謂音鑑爲傳音而設不爲辨字而設然則雖講音韻仍不能識字矣又何賴有韻學乎率天下而禍切韻之學者必松石此言也余則謂韻學苟明無文字之不可識無方音之不可通惟在細意掣求得其貫通而已

大都近人譚韻者多不講切譚切者多不講韻而不知
二者萬不能偏廢譚韻而廢切則其音讀皆展轉謬
譚切而廢韻則不知韻之所以區別是故廣韻之分部
詳斯切可略守溫之三十六較四十八者則爲略今松石之分韻簡
斯切逾繁其爲互相消長明矣實則以廣韻之部用五
十二之翻切如戴東原聲類表所列斯爲適中學者能
潛心味之自無不識字不得音之患矣然東原每合東
冬真醕爲一謂其音無別則仍未能確信廣韻者也司
馬溫公指掌圖有憑韻憑切之說謂同韻而分兩切謂
之憑切同音而分兩韻謂之憑韻論者多不得其解今
案憑切之字如容戎一豈喻日疑泥尼疑泥娘之類憑

韻之字如東冬中鍾清青之脂巾斤之類今人讀此等字皆無分別而廣韻則分切分韻故溫公亦止以憑切憑韻馭之憑切云者如疑泥尼無別也讀疑母之字必使其聲出於喉讀泥母之字必使其聲出於舌端而點齟讀娘母之字必使其聲出於舌上而縮舌則憑切而音自異矣東冬公攻無別也讀東公者必洪濁其聲讀冬攻者必輕清其聲則憑韻而聲自殊矣憑切之道在於熟誦等韻則自得之憑韻之道必須細分聲之等第而各自證以其方之音故憑韻難於憑切此昔人所未言也陸德明氏旣勑爲韻書而名之曰切韻見其書實兼切韻二者之用不深明此二者未有不疑而指擊之

者是故後人改其名曰唐韻則以時代命之曰廣韻則以增多爲貴皆失陸氏命名之指蓋韻學之失其傳久矣許氏之書命曰說文解字以形義系聯無絲髮可更易而呂氏繼之則曰字林是買菜求益惟以多爲貴耳後人之不如前於此可見也余惜松石之知辨音而未能攷古也故復識此

釋惑

或問於予曰吾聞字有四聲今日曰七聲或又曰八聲何也予曰聲有舒促起伏則爲四聲四聲各有清濁則爲八聲平去入分清濁而上聲不分則爲七聲夫聲一也引之爲四不足盡聲之變引之爲七八而後無所遺焉蓋卽由四聲而廣之非悖於沈氏也或曰七聲之說起於章黼韻學集成後人以其晚出無遵用者馬槩什氏謂仄無陰陽止爲五聲近世李松石輩咸用五聲之說然則安見七聲之必是而五聲之必非也曰子誤矣夫七聲之說非晚出也古也未明七聲先明八聲未明八聲先明清濁昔李安溪相國嘗謂字母之音有清濁今

第卽劉鑑切韻指南之字論之如通攝之通同二字一音而分清濁者也子不知清濁獨不辨通同之音二而一一而二乎通同二字各具四聲此所謂八聲者也子不知八聲獨不辨通同之各有四聲乎守溫字母清濁或分或否體例未能盡一至邵子經世聲音圖始清濁盡分列爲四十八母然李文貞猶議其遺曰紐之清音至戴東原之轉語二十章而清濁音始備特彼皆未明言爲八聲爾子得吾言而釋之則知諸家之說皆可貫通矣然今言七聲而不言八聲者非闕佚也以古書論則當區別八聲而以耳治則惟七聲尤著蓋上聲短促難分清濁卽如通同二字雖韻書各具上聲而音實不

異徒以反切不同爲別耳非若平去入之分理迥殊也
是故四聲之爲八八聲之爲七其義一而已矣若夫仄
無清濁之論殆不足辨但卽通同二字之去入讀之果
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聲別心通可無煩筆舌爭也或唯
唯而退因記之論切韻

書鈔本韻目後 丙午仲冬

右鈔本韻目四冊不著撰人姓名攷其書蓋近時人所爲也其列字先後以紐爲序類黃公紹韻會而無訓釋其收字多本正韻閒雜以篇海字彙之俗體其分韻則用劉淵以來一東二冬之部而以意分合進退之其音紐三十六與四聲等子切韻指南同而別取古口口口口端口口念智徹傳紐精詮從細習照唱湛聲純寶篇培敏發排扶文呼協陰陽靈潤等三十六字以新耳目其韻首則以古紐之字爲目如一公二朽之屬惟每韻首下有攷證數語或論音韻或論反切雜出不倫若公下注唐韻卽一東并雜二冬基下注唐韻卽四支并五微

八齊云云不知所謂唐韻者何書又公下注古與二朽合用朽下注古通一公然公可合朽可以朽作公音朽不可合公公不可作朽音云云又不知所謂古者何所指也攷明人所著韻書類皆臆爲分合參互不一惟陳盡謨元音統韻部母用一弓二朽三乚四居之屬與此相合又其中唐韻疏用近韻一東二冬三江之部而以字母顛倒之亦與此同余始疑卽好事鈔撮爲之然統韻平上去三聲各分三十六部而是編皆四十二部統韻入聲二十部而是編二十三部則又有所更易非一書也案其分紐與劉鑑諸人之說名異實同其言訾爲齊齒嚙捲乖爲合口似開根爲開口似齊間爲齊齒捲

舌中開開爲合口似開歌爲開口韻喉似合戈爲合口
韻喉雜開口爲齊齒後似開庚爲開口鼻音似合東爲
齊齒鼻音肱爲合口收鼻局爲撮口收鼻鉤爲開口似
合金爲開口收近齊乃爲閉口近開似齊兼爲閉口收
似齊械爲閉收近齊捲中似開甘爲閉口收近開等語
推求於唇吻之間終不外明人切韻諸書痼習然持之
有故亦可存備一說惟從來論韻家不及曲韻此書每
韻下注古韻通轉更注以曲韻東鍾齊微之目其陋已
甚廣韻中陟弓切係知紐踵丑凶切則徹紐集韻公諸
容切則照紐今以踵公字俱收入中字下則知徹三紐
皆莫辨也舉此二端其疵累已可概見蓋其人於音學

源流未之有攷而於等韻家持論亦多冒昧較潘次耕之類音李松石之音鑑尙未能如驟之靳是本出於厥肆卷帙殘闕視其印識蓋河間紀氏所藏劉丈寬夫得之屬濤題識因爲之剔挾如此